



島 二部

凡尔纳著

出版社



机 器 島

第 二 部

儒勒·凡尔纳著 联星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1. 科克群島

模範島从馬格達利那灣出发以来,在太平洋的一个个群島間已經航行了六个月了。它在这次美好的航行中,沒有发生过任何事故。这段时期,热带区的海面风平浪靜,貿易风在南北回归綫之間正常地吹拂。再說,即使偶尔遇到一陣暴风驟雨,亿兆城的坚固的鋼基、两个港口、公园和田野也不会受到絲毫顛簸。暴风一过去,驟雨一停息,在“太平洋之寶”上也很难看出什么风雨的痕迹。

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担心的只是生活太單調。不过这一点,我們的巴黎人首先就要加以否定。在大洋洲的这片辽闊无边的海洋中,尽是接連不断的乐土——已經訪問过的有夏威夷群島、馬貴斯群島、帕摩图群島、学院群島;在回到北方以前还要訪問的有科克群島、薩摩亞群島、东加群島、斐济群島和新赫布里底群島;也許还要到別的島去。在各个不同地点一次次地停泊,每处都可以游覽;而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游覽是非常有趣的。

至于“四重奏”,他們当然不会抱怨,再說也沒有時間讓他們抱怨;他們又怎么会有与世隔絕的感觉呢?跟世界各地来

往的邮件不是按期递送的嗎？除了給兩個工厂定期运送石油的油船以外，难得过半个月，就有裝載各种貨物的輪船到左舷港和右舷港来卸貨，同时还帶來各項通知和供亿兆城居民消遣的种种报刊。

当然，四位艺术家的酬金都是按期照付，从不拖欠，这証明模范島公司的財源是永不枯竭的。成千的美金不断裝进了他們的口袋，到合同滿期的时候，他們就要成为財主，成为非常有錢的大富翁了。这几位演奏家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热情的欢迎，相形之下，他們在美国旅行时所得到的那些成就便显得平淡无奇了，当然不会使他們有所留恋。

“我說，你对模范島的成見該消除了吧？”有一天弗拉斯告萊問大提琴。

“沒有，”邵恩回答說。

“要知道，当旅行結束的时候，我們將要有一只出色的錢包呢！”潘希納补充說。

“仅仅有还不够，还要肯定能把它隨身帶走才行！”

“你覺得沒有把握嗎？”

“沒有！”

还有什么好跟他說的呢？关于这只錢包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因为分期支付的酬金早已汇到美国，存在紐約銀行的保險箱里了。所以对于这位頑固不化、一味猜疑的人，最后还是随他去。

实际上，前途从来没有象現在这样安全可靠过。因为兩区的竞争看来已經趋向緩和。皮克斯丹夫和他的助理已經有

理由可以自称自費了。总長自从在市政大厦舞会上发生了那件“重大事件”以来，就加紧活动，忙得不亦乐乎。不錯！华脱·坦克登和蒂·考伐蘭小姐跳了舞。但是能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這兩家的关系已經不那么緊張了呢？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詹姆·坦克登和他的朋友們已不再提起要把模範島变成一个工商业性質的島了。在上流社会中，人們对于舞会中的这段插曲談論得很多。有几个目光敏銳的人已經从这件事中看到了双方和好的預兆，也許还不止是和好，而是一件亲事，一件將消除私人之間和集团之間的不和的亲事。

要是这些推測能实现的話，那么这一对才貌相当的年輕人就一定会心滿意足了，这一点我們認為是可以肯定的。

毫無疑問，对于蒂·考伐蘭小姐的美貌，华脱·坦克登早在一年以前就已經一見傾心了，只是由于处境的关系，他沒有对任何人吐露过真情。然而蒂小姐却猜得到这一点，她了解他的心事，并且为他的謹慎自制而感动。她对于自己的心大概也了解得很清楚，她是不是跟华脱心心相印呢？不过这一切她从沒有表示出来，始終保持着矜持的态度——她的自尊心和兩家間的隔閡使得她不能不这样做。

不过要是細心一些的人就会注意到：在第15号街和第19号街的公館里有时也有些議論，对于这种議論，华脱和蒂小姐是从来不参加。当决不妥协的詹姆·坦克登激烈地抨击考伐蘭家的时候，他的儿子总是低着头，一声不响地走开。而当南特·考伐蘭对坦克登家大肆攻击的时候，他的女儿也垂下眼睛，美丽的臉变得蒼白，虽然明知白費心思，却还是竭力想轉

換話題。如果他們倆的心事一點沒有被發覺的話，那是因為做父親的眼睛都是生來就蒙着一條帶子的緣故。但是考伐蘭太太和坦克登太太可沒有瞎到這般程度——至少門巴爾認為是這樣。什麼都瞞不過母親的眼睛，孩子的這種心情經常使她們發愁，因為解決這件事只有一個辦法，而這個辦法卻是無法實現的。她們很清楚，在敵對雙方各不相讓、兩家的自尊常常因權勢問題而受損傷的情況下，不論和解還是結親都是毫無可能的。儘管這樣，華脫和蒂小姐還是互相愛慕着。這一點，他們的母親早就看出來了。

曾經不止一次，有人勸這位年輕人在左舷區那些已到結婚年齡的年輕姑娘中挑選一個。這些姑娘中不少長得很漂亮，也十分有教養，財富也幾乎跟他相等，而且這樣的婚姻，雙方家庭也會滿意。他的父母都希望他這樣做，父親用的方式很干脆，而母親則比較溫和一些。可是華脫總是加以拒絕，借口說他不要結婚。這句話那位芝加哥老商人可聽不入耳，他認為一個男人擁有幾億家財，就不應當過獨身生活。要是他的兒子在模範島——當然，在和他有交往的人中間——找不到一位合意的姑娘，那就到美洲或者歐洲找去！……憑華脫的家世、財富和人品，只要他肯挑選，哪怕要一位皇家的公主都辦得到！……詹姆·坦克登就是這樣對他兒子說的。但是每當華脫被父親逼到牆腳根的時候，他總是想法子抵抗，不肯越過這堵牆而到別處去挑選配偶。他的母親曾經有一次問他：

“那麼，親愛的孩子，這裡是不是有你喜歡的姑娘呢？”

“有，媽媽！”他回答說。

由于坦克登太太沒有追問是哪位姑娘，他認為也不必說出她的名字來。

可以肯定，在考伐蘭家里也一定會發生同樣的情形，新奧爾良的老銀行家一定希望他的女兒在那些常到他家公館走動而受人尊敬的年輕人中間挑一個丈夫。要是這些年輕人里面沒有一個中她的意，那麼她的父親和母親就會帶她到別處去……他們可以到法蘭西、到意大利、到英國……然而蒂小姐回答說她情願呆在億兆城。她覺得在模範島很好。她只希望留在这里。這個答复使考伐蘭先生相當不开心，不過他並沒有听出這句話的含意。

當然，考伐蘭太太並沒有直截了當地對她女兒提出象坦克登太太對華脫提出的那樣問題；再說，蒂小姐對自己的母親也不敢象華脫那麼坦率地回答，這是可以猜想得到的。

目前的情況就是這樣。這兩個年輕人自從意識到他們這種感情的性質以來，雖然有時候也互相交換一道目光，卻從來不敢說一句話。因為他們通常只是在公開的場合里才能會面，也就是在舉行什麼億兆城的名人不能不參加（哪怕只是為了維持自己的地位）的典禮而受皮克斯丹夫招待的時候。而在這種場合，華脫·坦克登和蒂·考伐蘭小姐自然必須萬分謹慎，處在他們這樣的地位，要是稍一疏忽，就會引起不愉快的後果……

就在島主席舉辦的一次舞會中發生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這事，產生的影響，大家是不難想象的！那些好吹牛的人把它當作造謠誹謗的資料，第二天，全城的人都議論開了。至

于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非常簡單：总長邀請了考伐蘭小姐跳舞，然而当四組舞开始的时候，他却不見了。哦，可惡的門巴尔！站在他的位子上的却是华脫·坦克登，于是年輕女郎只好接受他作为自己的舞伴。

亿兆城的社交界发生了这么一樁大事以后，两个年輕人免不了得各作一番辯解，这是很可能的，甚至是可以肯定的。坦克登先生一定会問他的儿子，而考伐蘭先生也一定会問他的女儿。但是蒂小姐怎么回答呢？华脫又怎么答复呢？考伐蘭太太和坦克登太太干預了这件事沒有？她們干預的結果又是什么呢？愛管閑事的門巴尔尽管目光敏銳，象外交家那样心思灵巧，这一切他还是沒法知道。所以当弗拉斯告萊向他問起这些事的时候，他只是把右眼眨了一下支吾过去——这一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还有一件值得提起的趣事：从那令人难忘的夜晚以后，华脫在散步的时候遇見考伐蘭太太和蒂小姐，总是毕恭毕敬地向她們行礼，而那位年輕小姐和她的母亲也向他还礼。

据門巴尔說，这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迈向未来的一步！”

11月25日上午，海上发生了一件事情，不过它跟机器島兩家豪門之間的事情毫无关系。

天剛破曉的时候，天文台的了望員看到几艘旧式的战艦保持着一定距离，排成一列，向西南方开来。这一定是太平洋某一个艦队的船只。

西姆考耶艦長用電話通知了島主席，島主席下令准备和

这几艘战艦互致敬意。

弗拉斯告萊、伊凡尔內、潘希納都来到天文台塔上，想看一看这种国际間往来的礼节。

望远鏡对准了在五六哩以外的四艘船。但是船桅上什么旗帜都沒挂，看不出它們是哪一国的。

“沒有任何标记可以說明它們是屬於哪个艦队的嗎？”弗拉斯告萊問一位軍官。

“沒有，”軍官回答說，“不过从它們的外形看起来，我相信这是英国的船只。再說在这一帶海面上，差不多只可能遇見法国、英国或美国的艦队。不管怎么样，等它們走近我們，只隔一二哩的时候，这一点就可以肯定了。”

船只以极其平穩的速度往这边开来，要是不改变方向的話，它們將在几錨鏈之外經過模范島。

不少好奇的人都来到船艦炮台，兴致勃勃地注視着这几艘正在行駛的船只。

一小时以后，船只离島不到二哩了。这是些旧式的巡洋艦，豎着三根桅杆，看上去比那种簡化到只有一根大桅的現代艦艇要威武得多。船上大烟囱里冒出一股股濃烟，西风把它們一直帶到天边。

当軍艦离島只有一哩半的时候，軍官断定这是西太平洋的英国艦队。西太平洋有好几个群島，象东加群島、薩摩亞群島、科克群島，都屬於大不列顛或是归它保护。

軍官于是作好准备，以便升起那面以金色太阳作标志的模范島旗帜，使它迎风招展。大家只等艦队的艦艇发出向島

致敬的信号。

十分鐘过去了。

“如果船上是英国人，他們是不会热情地向人行礼的！”弗拉斯告萊說。

“那有什么办法呢？”潘希納回答他說，“約翰牛的帽子总是用螺絲釘擰在头上的，要把它擰下来得費很大工夫呢！”

軍官聳聳肩膀。

“英国人确是这样，”他說，“我知道他們，他們不会向我們致敬的。”

果然，船桅上什么旗也沒有升起来。艦艇过去了，对机器島連理都沒有理，就象它根本不存在似的。是啊，它有什么权利存在呢？它有什么权利闖到太平洋里来妨碍別人呢？英国从来就反对制造这架龐大的机器（它竟不顧会跟别的船撞上，在这里走来走去妨碍海上交通），現在为什么要理它呢？

艦队走远了，它就象攝政大街^①或河濱馬路^②的人行道上的一位沒有教養的先生，見了人裝不認識。模範島的旗帜还留在旗杆下沒动。

不难想象：在城里、在港口，人們怎样議論着英国的这种狂妄无礼、講說着这位信誉扫地的阿尔比翁^③，这个現代的迦太基^④。模範島决定今后即使英国向它致敬，也决不还礼。

①、② 都是英国的路名。

③ 克勒特人称英国为“阿尔比翁”。

④ 迦太基是古代国家，海上势力强大，英国也以海上势力强大著称，故此处称英国为現代的迦太基。

這項決定是合情合理的。

“這跟到達大赫的島的我國的艦隊有多大的不同啊！”伊凡內大聲說。

“這是因為法國人永遠是講禮貌的……”弗拉斯告萊說。

“延續而有感情①！”“殿下”補充說，一面還用輕巧的手給這句話打出節奏來。

11月29日上午，了望員看到了位於南緯二十度、西經一百六十度的科克群島的第一列山峰。這個群島又叫作忙其亞或是叫哈威，1770年科克來到這裡，才把它叫作科克群島。它包括的島嶼有忙其亞、拉羅東加、瓦登、米底渥、漢爾威、伯爾謀斯敦、阿奇美斯丹等島。人口原有兩萬人，後來減少到一萬二千人，居民屬於馬奧麗族，是玻里尼西亞的馬來人。由於歐洲傳教士的宣傳，馬來人都改信了基督教。島民非常重視自己的獨立，一直抵抗着外來的侵略。雖然他們在逐步淪為澳大利亞英國殖民政權的保護地（大家知道這意味着什麼），然而他們仍舊以為自己是島上的主人。

模範島首先遇見的島嶼是忙其亞島。它是最重要的和人口最多的一個島嶼，也是群島的首府。按照航行計劃，模範島要在這裡停泊十五天。

潘希納會不會在這個群島上見到真正的野人，見到他在馬貴斯群島、學院群島和奴卡希伐群島沒有找到的象魯濱遜②所遇到的那種野人呢？他的巴黎人的好奇心能不能得到

① 音樂術語，喻一貫有禮。

② 但尼·迪孚的名著魯濱遜漂流記中的主人公。

滿足呢？他是不是會看見道地而確凿的吃人生番呢？

“我的老邵恩，”這一天他對他的同伴說，“要是這兒再沒有吃人的生番，別地方更不會有了！”

“我本來可以回答你說‘那跟我有什麼關係’，”“四重奏”中的刺猬對他說。“但是我不打算那麼說，我要反問你：為什麼說……別地方更不會有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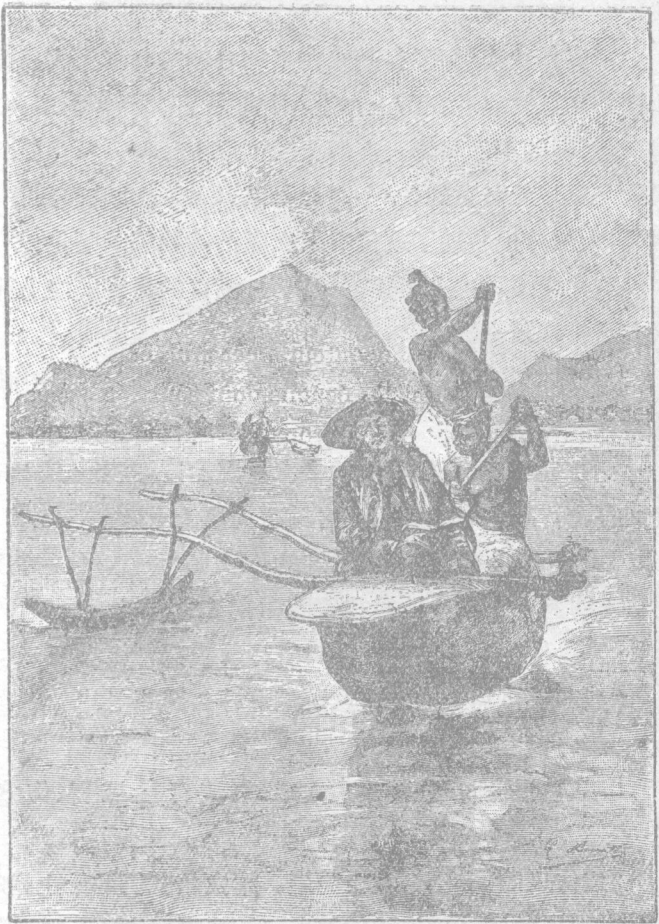
“因為在一個叫作‘忙其亞’的島上住着的，不可能不吃人的^①。”

潘希納差一點挨了一拳，他開了這麼個可惡的玩笑實在該打。

實際上，即使忙其亞島上有吃人生番，潘希納也不能上去和他們打交道。

原來當模範島來到距忙其亞一哩多的時候，有一隻獨木船從港口開出，來到了右舷港的碼頭。船上坐着英國的特派傳教師，一位普通的基督教牧師。他的實際權力比忙其亞的首腦們還要大，他殘暴地統治着群島。忙其亞島方圓三哩，有四千人口，農業發達，盛產箭根薯、葛根和薯蕷。這裡最好的土地都歸這位牧師先生所有。他的住宅是島上中心區烏囂拉中最舒服的一所房屋，座落在山腳下，山上長滿了面包樹、檸檬樹、番椒樹。不用說，他還有一個盛开着錦葵、梔子和牡丹的花園。他的勢力很大，因為他手下有一隊警察，即使忙其亞的君王和王后對於這些由本地巡官組成的警察隊伍也得低

① “忙其亞”(Mangia)和法語的“吃”(manger)拼法與讀音都相似。



船上坐着英国的特派傳教師

头。

警察禁止人們爬树，禁止在星期日和节日打獵或捕魚，禁止晚上九点鐘以后在街上行走，消費品都要繳納极不合理的捐稅，否則就不准买卖。人們違反了以上任何一項都要罰款，罰款是以銀元計算的（一个銀元合五法郎），而这些白花花的銀元，大部分都裝进了这位不怎么廉洁的牧师的腰包。

这位小矮胖子上了模范島以后，港口的長官就迎上前去，双方互相寒暄一番。

“我以忙其亞的君王和王后的名义，向模范島島主席閣下致敬，”英國人說。

“我奉命接受兩位皇上的敬意并表示感謝，教士先生，”長官回答說，“島主席不日將亲自前去向皇上致敬……”

“主席閣下一定会受到欢迎的，”牧师說道。他的阴森森的臉上明显地露出一種极其狡黠和貪婪的神气。

然后，他裝出一種和藹的口气接着說：

“我想模范島上的健康狀況沒有什麼問題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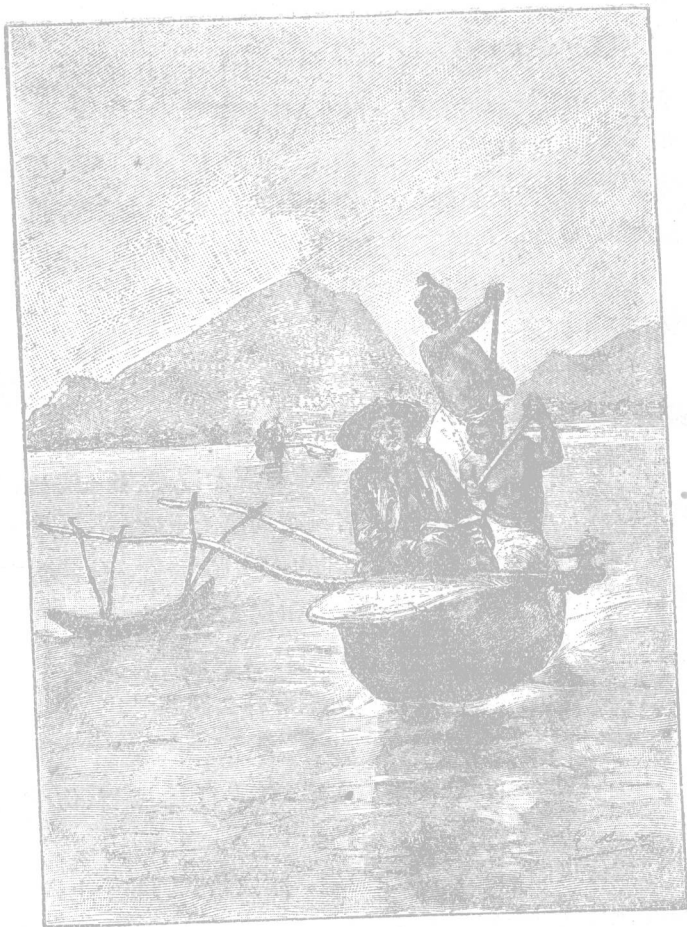
“絕對沒有問題。”

“不过可能有某些傳染病人吧，象流行性感冒、伤寒、天花……”

“連伤风的都沒有，教士先生。請发給我們准予上岸的健康証書吧。我們一到停泊的地点，就要按照規定，拜訪忙其亞……”

“不过……”牧师吞吞吐吐地回答說，“要是有人……”

“我已經对您說过了，我們沒有一个病人。”



船上坐着英国的特派傳教師

“那么說，模範島的居民打算上岸……”

“是的……就跟不久以前，他們在一些東部的群島上岸一樣。”

“很好……很好……”小矮胖子回答，“他們一定會受到最大的歡迎的，只要沒有任何傳染病……”

“我可以告訴您：沒有任何傳染病。”

“那么他們可以上岸，可以大批地上岸，本島的居民准會盡力款待他們的，忙其亞人是十分好客的，只是……”

“只是什麼？”

“我們頭人委員會有一項決定，——是經我們君王同意的——凡是到忙其亞或群島其他島嶼來的外地人，都要納一筆進島稅。”

“納稅？”

“是的，兩個銀元，您看，小意思，每一個到島上去的人要繳兩個銀元。”

不用說，經君王、王后和頭人委員會同意的這一項決定的創議人就是牧師，這筆稅款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歸他閣下的。港口的長官在東太平洋各群島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事情，不由得表示驚訝。

“是真的？”他問。

“完全是真的，”牧師肯定地說，“要是不繳兩個銀元，就不能上岸。”

“好吧！”長官說。

他跟教士閣下打了一個招呼，就到電話室去，把這件事報